
民國叢書

第一編
· 52 ·
語言·文字類

文言、白話、大眾話論戰集

任重編

語文論戰的現階段

文逸編

語言·文字·思想

聶紺弩著

上海書店

任 重編

文言、白話、大衆話論戰集

文 言

禁習文言與強令讀經·····	汪懋祖(一)
讀了「禁習文言與強令讀經」以後·····	龔啓昌(一〇)
小學讀經與學習文言文·····	余景陶(一七)
小學國語教材之疑問·····	柳詒徵(二四)
關小學參用文言與初中畢讀孟子及指斥語體文諸說·····	吳研因(三六)
讀小學文言運動·····	汪懋祖(四七)
中注文「中小學文言運動」後的聲明·····	吳研因(六一)
「此生或彼生」·····	白道(六五)
「敢問如何表出」·····	梁韻松(六六)
關於文言文·····	徐懋庸(六八)

文言的前途……………稜磨(七二)

兩種錯覺……………曹聚仁(七五)

關於「文言文」底形成跟發展……………耳耶(七八)

白話

先使白話文成話……………夏丏尊(一)

從中學生寫作談到大衆語……………尤墨君(四)

歐化語體……………語堂(八)

衛白話……………曹冀遠(一〇)

語體與民族復興運動……………吳研因(一六)

關於「白話文」底發生跟成長……………耳耶(二六)

大衆話

文言——白話——大衆語·····	陳子展(一)
關於大衆語文學的建設·····	陳望道(四)
從文白鬥爭到死活鬥爭·····	樂嗣炳(八)
怎樣建設大衆語文學·····	申報讀書問答(十一)
再論建建大衆語文學·····	申報讀書問答(一五)
內容與形式·····	司馬疵(二〇)
建設「大衆語」並不反對白話文·····	王 鋼(三〇)
給討論大衆語的人送一備忘錄·····	吳 午(三三)
忘掉了反面·····	傅紅蓼(三七)
關於大衆語的建設·····	樊仲雲(四〇)
「大衆語」能離開「寫什麼」的問題·····	俞 遙(四三)
大衆語底記錄問題·····	張 庚(四五)

關於大眾語文·····	胡愈之(四八)
再進一步·····	龍貢公(五二)
普通話與「大眾語」·····	魏猛克(五六)
什麼是「現代中國普通話」·····	陳 弈(五九)
建立大眾語運動的態度·····	朱瑞鈞(六三)
大眾語文問題·····	佛 朗(六六)
大眾語問題討論的現階段及以後·····	傅東華(七〇)
什麼是大眾語·····	雅 非(七六)
大眾語的產生與建設·····	寒 白(七九)
建設「大眾語文」應有的認識·····	若 生(八二)
關於大眾語文學底建設·····	王任叔(八六)
大眾語文運動之路·····	陶知行(九〇)

「大眾語」底建設問題……………任白戈(九六)

「大眾語與白話是不是對立的」……………姚炳颺(一〇八)

爲「大眾語問題」答司馬疵先生……………申報讀書問答(一一二)

大眾語與大眾……………周木齋(一一九)

大眾語論戰中的幾個成問題的問題……………張庚(一二一)

大眾語・土話・拉丁化……………葉籟士(一二七)

大眾語萬歲……………吳稚暉(一三三)

雜論

話跟話的分家……………耳耶(一)

話跟文章的分家……………耳耶(四)

雜誌讀書作文和大眾語文學……………葉聖陶(八)

不要上當……………司馬疵(一二)

開快車時候一個備忘錄.....耳耶(一七)

編校後記.....編者(一)

話跟話底分家

耳•耶•

話跟文章，都是表達人底思想感情甚麼的的東西；文章，甚至於是寫出來的話。照理，除了文章，因為受繕寫，印刷等技術上的制約，必需比較經濟，謹嚴以外，以及文章可以容許獨有的方法如標點圖表甚麼的以外，話跟文章，應該是一致的，但是現在事實上，話跟文章是這樣地不同！不但中國，世界各國的話跟文章，也很不同！它倆爲甚麼分了家的呢？這一點，現在討論「文言文」跟「白話文」的問題的先生們並未提出。

我以爲是必需提出的。

話跟文章分家的問題，其實就是話跟話分家的問題，也就是人跟人分家的問題。在這裏沒有工夫來詳細研究人跟人分家的問題，那末，就從話跟話分家說起吧。

人類社會，在最初，他們說的話，在某種程度的地域範圍以內，是一樣的。因

爲他們底生活習慣，他們底行爲，他們底觀念，沒有甚麼不同。但是在很久以前，人跟人就分了家。中國的聖賢，究竟是不凡的；譬如孟子，在幾千年以前，就把人類社會分成「勞心者」跟「勞力者」兩大類。這分法是對的。雖說現代的社會科學，有更準確的用語；但是有些人好像不很喜歡科學，那末，就用「勞心者羣」跟「勞力者羣」這不科學的話來代替吧。

所謂「勞心者羣」跟「勞力者羣」的分別，無非就是參加生產過程跟離開生產過程的分別。因爲有的參加生產過程，有的離開生產過程的兩者之間底生活習慣，就慢慢不同起來；不但行爲，就是觀念也慢慢不同起來：不消說，兩者之間底生活習慣行爲思想所需要的話，自然也跟着不同起來。時代底進化，就是說，生產工具跟生產關係底逐漸改變，兩方面的生活習慣行爲思想也以不同的發展路線逐漸改變；兩方面的話底不同程度，就逐漸增大。但這裏所說的不同，只是局部的而不是全體。他們兩者，究竟不是可以「老死不相往來」的兩個民族，他們必需交通彼此底

意見，纔能維持彼此的關係。就只這一點，也就不允許分成全然不同的兩種話。這樣一來，這不能分成全然不同的兩種的話，爲了研究，我們倒可分成三種了。一種是共同的話，其餘兩種是兩方面各自的話。換句話說，就是：勞心者羣底話等於兩方面共同的話加自己獨有的話；勞力者羣底話等於兩方面共同的話 自己獨有的話。話，就是這樣分了家，自然地。

還有一種是人工地分家。有兩個不同的「者羣」（恕我杜撰），就有不平等的事實，也就一定有不平等的觀念。換句話說，就是有尊卑貴賤的事實跟觀念。在這樣的社會，尊貴者羣，會鄙視卑賤者羣，是必然的鄙視他們底人，鄙視他們底行爲動作，決不會單獨不鄙視他們底話——他們所獨有的話，鄙視他們的話，就不說他們底話 即使非說不可的時候，也特爲找旁的話來代替。從前俄國的貴族，在他們自己底「者羣」之間，是不說俄國話而說法國話的。那原因就在於農奴們都說的俄國話。在華貴的「紗籠」裏面，如果有一個「麥歇」在一個「馬丹」

面前無意地說出了一句俄國話，那簡直是莫大的侮辱。像我們在一個小姐面前說出了兩性生殖器底最土俗的名子一樣。至於那些貴婦人們，除了在她們底奴僕面前，永遠沒有說一句俄國話的機會，這雖是極端的例子，却也是說明尊貴者羣怎樣鄙視卑賤者羣底話的最好的例子。舉一反三，我們就可知道話跟話是怎樣人工地分了家。

話跟文章底分家

耳•耶•

說明了話跟話底分家，再要說明話跟文章底分家，是很容易的。在分成兩個不同的「者羣」的社會，哪一個「者羣」，最願意維持現狀，因之也最需要「宣傳」，就是說：最需要寫文章，同時也最有工夫跟能力寫文章，最有機會發表文章呢？何消說，一定是勞心者羣，也就是尊貴者羣。自然，尊貴者羣跟卑賤者羣底界限，

豈不是一座翻不過的山；出身卑賤的人，也常常「十年寒窗無人問，一舉成名天下知」，卑賤者羣也不見得沒有人寫文章。不過，無論怎樣出身卑賤的人，只要他一開始「十年寒窗」，他就已經脫掉了卑賤者羣底特色——勢力，參加生產。生活上他已經不屬於卑賤者羣而屬於尊貴者羣了。何況他因為要「一舉成名」，必需先丟掉卑賤者羣底意識，抓住尊貴者羣底意識，纔有辦法。意識上，他又確乎是個尊貴者羣。當然，像現代因為產業底發達，人類知識底進步，卑賤者羣，也有人能夠寫文章，並且還保持着卑賤者羣底意識的事是有的；但在往古，例如完全的封建社會，卑賤者羣如果要寫文章，必需先變成尊貴者羣，「儒林外史」上有個裁縫做詩，雖說他沒有丟掉他底職業，但是他底意識，仍是尊貴者羣的。

這尊貴者羣寫文章的時候，究竟願意用哪一個「者羣」的話寫，能夠用哪一個「者羣」底話寫呢？卑賤者羣底話，他們是鄙視的，平常連說都不說，難道還願意用那種話寫文章麼？并且因為他們底生活習慣隔膜，他們對於卑賤者羣底話也隔膜

了；就是想用那種話寫，這隔膜也使他們不能運用。那末，剩下的還有甚麼話呢？只有尊貴者羣底話！也只有這種話，他們願意用，能夠用。有人說，寫文章的人，從古就有很多用通俗話的，如適底「白話文學史」上就有不少的例子。豈不好像寫文章並不一定非用尊貴者羣底話不可麼？不過，我們要知道，卑賤者羣底話，如果有時被寫文章的人採用，那動機怕是好奇，態度常常是玩笑的，遊戲的，像「僉約」甚麼的就是。并且，那也不過偶一爲之，平常還是用尊貴者羣底話寫；同時，也只是個人底事，全體還是用尊貴者羣底話寫。

還有，表現某一個「者羣」底生活，意識，只有用那個「者羣」自己底話，才能恰到好處，才能體貼，刻畫到「入微」的程度；另外的話，一定會牛頭不對馬嘴。不但寫文章的人底表現問題，讀文章的人底理解問題，也很要緊。寫給某一個「者羣」讀的文章，當然要用那讀的人所屬的「者羣」底話；要是不，讀的人一定不會了解，就算了解也不會透澈。寫文章的人既然屬於尊貴者羣，他必需表現卑賤者

羣底生活，意識，以及特別寫給卑賤者羣讀的理由，是不容易找到的。自然，在一種新舊交替的時代，這樣的事實也可以有；但作爲通常的情形，尤其是初有文章的時候，文章一定是表現尊貴者羣底生活，意識，以及寫給尊貴者羣讀的。這場合，我們怎能够說，寫文章的人，會不用尊貴者羣底話呢？

但是文章雖是用尊貴者羣底話寫的，却並非只要是尊貴者羣底話，都有寫進文章的資格。也不能照尊貴者羣底話底原樣一絲不改地寫進文章裏去。第一，在紙底出現以前，寫文章要用「竹」「帛」，那够多麼麻煩；同時，印刷術沒有發明的時候，文章要傳世，不能不靠人來鈔寫，又够多麼麻煩。加以這時候的文字，恐怕比話還要簡單，一定不夠用。那末，寫出來的文章，雖說是尊貴者羣底話也一定是簡之又簡，省之又省的話。第二尊貴者羣雖然又叫勞心者羣，其實許多人是連心也不勞的；有許多人雖然勞心，却不勞在寫文章上，因此，寫文章的事，在尊貴者羣中間，也並非人人會做：倒成爲一部份人底專門技能或職業。這樣一來，那些文章職

業家一定會盡力地研究怎樣把文章寫得簡短，怎樣在話中間採取最精采部份，怎樣使文章比原有的話，表現得還圓滿，還美麗。這樣，文章就一天天跟話隔得遠了。

自然，由於工業技術底進步，紙底出現跟印刷術底發明，從前認為必要條件的省簡，慢慢變成不必要了；但是文章並沒有從職業家底手裏解放出來，依舊被他們把持操縱着。他們那舊有的習慣技巧，就妨害文章跟着話底發展前進。因此話跟文章，只要一天有兩個「者羣」底對立，一天有文章職業家存在，就永久沒有一致的趨勢。

雜談讀書作文和大衆語文學

葉聖陶

稜磨先生「文言的前途」一篇文章裏的話說得非常透切，他說：「在五四時代反對白話文和在今日提倡文言文的人是不相同的：前者決不容認白話，後者只要人能寫四書五經式的白話文，一定能够容認。只因爲要寫白話的人寫四書五經式的文

章決不可能。於是仍只有提倡文言。他們也知道復興文言文並不可能，但他們以為至少可以勉強人讀一點古書。「讀一點古書做甚麼呢？至多像他們一樣，自己陷在沒落的退潮裏，同時給前進的船隻一點輕微的阻力罷了。這是實在的情形，可是他們決不肯相信。他們的生活決定他們的意識，從他們的意識出發，去處理教育上的問題，不能不得到這樣的結論，就是把古書的內容和形式一古腦兒裝到青年的頭腦裏去。他們以為這樣做是最合理的，否則就對不起青年。我們不想做甚麼猜測，說他們別有用意，存着不好的心腸。但是，顯然的，他們沒有理會到人是常常跟着環境而有改變的，他們沒有理會到人的生活的改變從來沒有像現今這般的迅速和劇烈，他們更沒有理會到生活有了改變，而其他應當跟着一同改變的却停頓着沒有改變，在個人方面是多麼大的不幸。遭到這種不幸的人的實例不必到遠處去找，只要看我們自己就是，雖然他們決不肯相信。

如果他們的願望實現了，這就是說，在教育上，真個把古書的內容和形式一古